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八十七回 巴侍衛蓮子定親 小太歲戲言耍笑

詩曰：明明師滅寇，未滅豈宜休。天意憐嬌子，人情袒故侯。

亂軍徒瓦解，聖主自金甌。

送客還鄉景，翻令涕淚流。

巴德哩進了小酒鋪，裡邊是三間房，當中有向西的門兒，門內靠北牆一張八仙桌，兩邊兩條板凳，桌上擱著一碟豆腐乾。玉門兩人坐在那裡板凳之上，說：「掌櫃的，給我打半斤酒。」那掌櫃的有四十多歲，身穿月白布褲褂，高腰襪子，青布雙臉鞋，敦敦厚厚一個人。有一個小伙計，十二三歲，藍布褲褂，白襪青鞋，梳著兩個小辮，紅頭繩兒，長眉大眼，拿過來一把壺、兩個酒杯，放在桌上。

巴德哩是有心事，在此並無心吃酒，不過是借吃酒為名，要探問那騎驢的女子的緣由，喝著酒說：「小伙計，這是什麼村莊？」小童說：「此乃餘家莊。」巴德哩又問：「這村內有店沒有？」掌櫃的說：「沒有店，望下走四十里，才有店哪。天不早了，快日落之時，二位喝完了酒快走。我們這地面上甚緊，到處鬧天地會八卦教。各村莊每日清查保甲，連親戚都不敢留住。二位快趕路，道上緊的很！」巴德哩說：「此隔壁姓什麼？」那掌櫃的說：「我們這村沒有外姓，都姓餘，連我也姓餘。」巴德哩說：「我二人是跟官的，奉老爺之差辦事，走的實在累了，今夜晚在貴鋪借宿一宵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那掌櫃的連連搖頭說：「那可不成，我方才就說與你二位了。」巴德哩說：「餘掌櫃的，再給我們半斤酒吧，我們喝完了再說。」小伙計又取過半斤酒來。巴德哩慢慢地喝，他也不忙，直吃到日色已暮。巴德哩掏出來一塊銀子，有四五兩重，交給掌櫃的，說：「餘掌櫃的，給你酒錢吧，餘下給小伙計吧。」那餘掌櫃的一瞧，真是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」，帶笑說：「何必二位花錢。」伸手接過銀子來，又帶笑說：「二位貴姓？」巴德哩說：「姓巴，那是吾二弟，姓玉，北京人。」餘掌櫃一聽，說：「二位要不願意走，就在我這裡。院北上房兩間，屋裡邊無人住，倒也乾淨。」巴爺說：「甚好，我二人感恩不小。」

餘掌櫃帶二人出了後門，一個小院，北上房兩間明著。玉門把行李扛進屋內，放在北邊炕上。餘掌櫃的說：「我們這裡沒有什麼好吃的，有白面、蝦米，做點兒蝦米片湯兒吃。」出去叫小童做飯。少時，點上燈小童把飯送進來。巴德哩說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那小童說：「我叫小二哥。」巴爺說：「我問你一件事：你這北邊住著餘家有一個騎白驢的女子，你可知道麼？」小二哥說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？那女子是我姑姑，還有我叔叔、嬸母。我叔叔名叫餘猛，外號人稱病夫神，是我們這裡一個英雄，與我那姑姑都是全身的武藝。這兩天是心中煩悶，因為我叔叔交了一個朋友，名叫兩張皮馬保。他乃是金家鎮的人，乃是一個天地會八卦教，勸我叔父歸天地會，我叔父不願意。那一日晚上、有三更天，來了有二十多賊兵，把餘家莊一圍。馬保把我叔父叫出去說：『要歸降天地會，萬事皆休；如若不然，我就把這座餘家莊殺盡。』我叔父一害怕就應允了，馬保帶兵走了。過了四五天又來了，還帶了十幾個跟他來的會總，一同在我叔父家中，給我姑姑說親，給他外甥雙寶太歲郭亮留下定禮。我叔叔與我姑姑一說，我姑姑很不願意。我姑姑騎驢把他姥姥請來，說了這兩天話，實在無法了，今天必是我姑姑望他外祖家中去了，遇見你二位。這兩天我叔父那院中鬧賊，是雙寶太歲郭亮前來，被我姑姑打了一暗器，追跑了好幾回。我姑姑有一口寶劍，甚是鋒利，住的房屋是三角的窗戶，上面安著都是鋒利的鐵條，怕夜有人暗中進去。」正說之際，聽見掌櫃的那裡叫：「小二哥，這裡來吃飯吧。」小童答言出房去了。巴德哩吃完了，小童撤去杯盤，天晚安歇。

天有二鼓之時，把玉門叫起來，二人收拾好了，出了上房，把門帶上。

站在院內一瞧，浩月當空，月朗星稀。二人躡上房去，跳在街心。巴德哩在頭前，玉門在後面，望北方才走了兩步，後邊玉門「哎喲」一聲，說：「大哥，你為什麼拿鐵蓮子打我脖頸？」巴德哩回身，把地下那鐵蓮子起來一瞧，比自己鐵蓮還大。玉門說：「我脖子上打了一個疙瘩。」聽見背後那邊有人笑著說：「大哥，你太厲害了，把人打了一個疙瘩，咱們就管他叫疙瘩。」玉門、巴德哩說：「好大膽！小輩別走！」二人往南追了二里之遙，連人影兒也沒有瞧見。

二人回來，到了酒鋪北邊大門外，飛身上房，玉門在前，巴德哩在後，正往前走。過兩層院落，見北邊有上房五間，東邊各有配房三間。上房西裡間屋內點著燈，是三角窗房。二人走至臨近，用舌頭把窗紙舔一個小窟窿，望裡一看，窗戶裡頭北牆有一張木牀，牀上一個大芙蓉紗的蚊帳。靠窗戶一張八仙桌，桌上有一支蠟燈；西邊牆上掛著一個大美人，兩旁四扇挑屏，畫的是山水人物。靠西牆一張梳頭桌，桌上排著鏡台、魚缸、餗餗盒子。牀上坐著一個女子，就是白天在路上遇到的那個女子。旁邊坐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在那裡說話。那婦人說：「姑娘，你是白天到親家太太那裡如何說的？」那女子「欸」了一聲，說：「我也沒有什麼說的，走到半路之上，遇見兩個人，生了一回氣。」就把玉門叫好之事說了一回。玉門一聽，不由的一笑。裡邊那女子說：「媽媽你看，外邊有賊！」伸手拉寶劍闖出屋中。那半老的婦人是這位姑娘的乳母，也就跟出去了。玉門早上房逃走。巴德哩一瞧，窗外西邊有一口缸，蹲在那缸底一旁躲藏。那女子出來上了房，那乳母望南院找打更之人。巴德哩說：「我屋內瞧瞧去。」一翻身進了上房西裡間屋內，一瞧那劍鞘子在帳子裡掛著，屋內有冰麝、丹桂之香。正看那三角窗櫺，聽見外邊更夫說：「我並沒有瞧見賊人。」那女子下房說：「你們出去吧。」自己說：「媽媽，屋裡來吧。」巴德哩嚇的渾身是汗，無處躲藏，無奈鑽在牀底下一蹲，也不敢出去。

那女子進屋內，坐在牀上說：「欸！都是我哥結交匪人，才有這一段事，不知我終身歸屬於何處？我雖是女子，萬不能從賊。」那乳娘進來說：「姑娘安歇了吧。我把門關好，我在東屋裡安歇，你也不必坐著啦。」那女子答言，把屋中的隔扇關好了，自己悶對孤燈，想起自己父母早喪，跟著兄嫂度日，自己終身之事，有話不能說。思前想後，不由一陣傷心，落下幾點眼淚來。心中煩悶，在牀上和衣而臥，拉過一個閃緞綿被蓋上，昏昏沉沉的睡著了。那巴德哩也不敢出來，怕人醒著，心中只跳。自己隔著牀底望外一瞧，一陣香煙由窗孔中透進來，直望上升。自己扒在就地，少時聽門一響，「咯吱」一聲，進來了一個人，身高九尺，面如鍋底，粗眉圓眼；穿青褲褲，薄底快靴，年在二十以外，手中擎一口寶刀。巴德哩一瞧，並不認識他是何人。書中交代，這個賊就是雙寶太歲郭亮。他是五明山總統天地會的賊人，因為有人說他定下妻室貌美，怕不給他，他私自下山，在這臨近店內住著，夜晚前來瞧瞧如何。那一日二更以後，他來到此處，隔著窗戶戳了一個小窟窿，見這位姑娘餘碧環長得貌賽西施，他想要彩花。他被姑娘聽見，打了一暗器。他跑了，還不死心。他有一個銅牛，是自篋裡邊裝好了雞鳴五鼓返魂香，要用之時，把那牛嘴衝著窗孔一對，一捏簧，把後邊牛尾巴底下一個窟窿一吹，屋內睡覺之人，一聞就迷昏過去了。他有一口寶刀，名叫赤虎鏑金缺尖臥龍刀，削銅剝鐵，吹毛利刃，迎風斷草，刺木如絲。今天在窗外瞧見姑娘燈下落淚，那一種的俊俏，賊人心中一動：「我何不把他用我的雞鳴五鼓返魂香薰過去，我好進去追歡取樂。好事辦完，我再告訴他，把他用解藥解過來。」起罷，他望窗孔中一入手，一捏簧，他一吹，然後這小子把那物件收在錦囊之內，用寶刀削開門，進裡間屋內。郭亮一瞧，姑娘斜身躺在牀北，腳南，面向西，蓋著一個綿被，是紅閃緞的，露著窄窄弓鞋，又瘦又小。賊人淫心一動，把那寶刀立在牀下，他笑嘻嘻地過去，伸手要捏姑娘的腳。巴德哩一瞧，氣往上衝，說：「原來是一個彩花的淫賊！我先把他那刀拿過來，剝他一刀。」伸手把那赤虎金刀拿起來了，照定郭亮兩腿一剝，只聽「哎喲」一聲，賊人方要用手拉姑娘蓋的綿被，被巴德哩的刀砍在腿上，兩隻腳也落下來，疼的賊人直嚷，片刻就疼的昏迷過去了。巴德哩鑽出來，玉門自外邊進來，說：「屋內有薰香，哥哥在哪裡躲著來？」巴德哩說：「我在牀底下，隔著布圍子，煙往上升，那薰香如何能到牀底下哪！你在哪裡躲著的來？」玉門說：「我在前院茅房裡蹲了片刻，我來找你，瞧見那賊人正

使薰香。我見他進屋內，我知道他是彩花作樂，我也不知你在這裡。我隔窗戶一瞧，你把賊刺倒了，我就進來了。」說著，玉鬥從賊人懷內掏出一隻小銅牛，還有兩個藥瓶兒。一個盛解藥，一個是薰香，自己收在囊中，說：「大哥，走哇！」巴德哩楞了半天，說：「兄弟，你把那女子用解藥解過來。」玉鬥說：「我試試解藥靈不靈再說。」掏出瓶兒，把那女子用藥解過來。那位姑娘一睜眼，說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巴德哩帶笑說：「姑娘要問，我二人住在前邊小鋪之內，夜晚到外邊方便，方才遇見這個賊人入這宅中來。我二人自幼練過，跟他至此。他用薰香把姑娘薰過去，我二人氣忿不平，進來把賊人砍了兩刀，把姑娘救過來。這話是實。」

正說話，那乳娘聽見，過來一瞧，好熱鬧，姑娘房中三個男子。乳母一問姑娘，說：「碧環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巴德哩就把方才說的那話又說了一回。那乳母一瞧地下好些個血，賊昏迷過去了，說：「地下那賊人同馬保在這裡來過，是郭亮。」姑娘一聽，伸手拉出劍來，照定那郭亮脖頸之上，一劍把賊頭砍下，自己出來與乳母說了幾句。